

酸葡萄



甜葡萄

高会臣 魏振祥 谷景峰 著

作家出版社

# 酸葡萄·甜葡萄

高会臣  
魏振祥 著  
谷景峰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酸葡萄·甜葡萄/高会臣 魏振祥 谷景峰 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063-2154-8

I.酸… II.①高… ②魏… ③.谷… III.小品-作品集-中国-当代IV.I3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278654号

### 酸葡萄·甜葡萄

---

作者:高会臣 魏振祥 谷景峰

责任编辑:白连国

封面设计:菁云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新世纪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176千字

印张:8

印数:0001-3300

版次:2003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0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54-8/I·2138

定价:18.86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酸葡萄·甜葡萄

### 目 录

秦香莲报警·····	(1)
醉 酒·····	(9)
戏迷夫妻·····	(17)
何大爷丢钱·····	(24)
接 公 婆·····	(31)
胡三万戒赌·····	(37)
双 送 礼·····	(45)
苦 果·····	(51)
猪八戒重返高老庄·····	(57)
让 指 标·····	(64)
棋 迷·····	(72)
离岗之前·····	(78)
贾乡长轶事(一)·····	(83)

贾乡长轶事(二)	(88)
贾乡长轶事(三)	(92)
贾乡长轶事(四)	(95)
贾乡长轶事(五)	(99)
相 姑 爷	(105)
认 干 亲	(111)
物归原主	(122)
返校之前	(127)
短信风波	(133)
阮妈妈进倭城	(139)
四娘教子	(148)
找 丈 夫	(154)
捐 款	(159)
天 网	(164)
自投罗网	(170)
矛 盾	(176)
潇洒走一回(一)	(178)
潇洒走一回(二)	(182)
潇洒走一回(三)	(187)
宰 妈	(192)
等	(196)
收破烂儿的	(200)
中 奖	(205)
讨 债	(210)
关 爱	(215)
酸葡萄·甜葡萄	(221)
《酸葡萄·甜葡萄》作者三人谈(代后记)	(227)

# 秦香莲报警

(荒诞小品)

人 物:

秦香莲——女,50岁。

王老耿——男,55岁,秦香莲的老伴儿。

陈士美——男,60来岁,秦香莲原配丈夫。

时 间: 说不准。

地 点: 秦香莲老家所在城关镇。

[幕启。一间小饭馆,内有桌椅。门前一块牌子,上写“冬春小吃”。秦香莲穿着整齐利落,围一小围裙在擦拭桌椅。

秦香莲: (唱) 自从与陈士美一刀两断,  
一晃就是二十多年。  
那一年归途路上细盘算,  
没有回家进了城关。  
找了个对象叫王老耿,  
他老实忠厚好人缘。  
我们俩开了个小吃店,  
买卖兴隆客频繁。

春妹出嫁在河对岸，  
冬哥工作在西安。  
每日里又包饺子又煮面，  
苦点儿累点儿能赚钱。  
小日子过得好似火炭，  
与老耿恩恩爱爱苦也甜。（看手表）  
眼看到了十一点，  
就要到卖饭的高峰时间。

我说老耿老伴儿呀！

〔王老耿答应上。〕

王老耿：冬哥他妈，啥事儿，你吩咐。

秦香莲：快十一点了，吃饭的顾客就要来了，捅开炉火烧水。

王老耿：哎。我说冬哥他妈，你快到后屋里歇会儿，一大早又擦桌子，又抹椅子，别把你累着。

秦香莲：放心吧老伴儿，我这身板儿硬朗着呢。

王老耿：反正顾客还得一会儿来，你总在这儿站着干啥？去去去，歇着去，我给你冲了一碗维维豆奶喝了去。（将秦香莲推下）

〔陈士美上。只见他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样子十分狼狈。〕

陈士美：（唱）黑老包办事不讲情面，  
险些儿铡刀下命丧黄泉。  
皇姑她帷幄运筹巧打算，  
找了个替身才得平安。  
皇宫里作威作福二十载，  
有权有势又有钱。  
学了一身馋、懒、散，  
贪污受贿上亿元。

不料想宫廷里也把腐败反，  
吓得我不可终日心胆寒。  
包拯他明察秋毫将我发现，  
综合了新旧账力把我参。  
皇姑她第三者才华更显，  
逼迫我下岗偷偷出宫栏。  
找工作不懂电脑不识键，  
想打工肩不能担担手难提篮。  
无奈何回故里边走边要饭，  
心悲痛想起贤妻秦香莲。  
香莲呀，  
都怨我心肠狠毒攀富贵，  
到头来流浪街头受饥寒……  
我腹内饥饿两腿软，  
抬头看一家饭店在面前……

呃(念)冬春小吃。唉！饥肠辘辘，头晕目眩，待我进店讨些残羹剩饭……罢了！罢了！（进店招呼）老板！老板！

〔秦香莲上。〕

秦香莲：忽听有人唤，赶紧到堂前。想必是有客人来吃饭。

陈士美：（上前施礼）老板——（抬头见是一女人，急又添了一字）娘——

秦香莲：（一愣）嗯？

陈士美：老板娘，我这厢有礼了。

秦香莲：先生不必多礼，想吃什么饭菜只管讲。我们这儿主食有——菜儿包子、肉儿包子、狗不理包子、豆儿包子；大馅儿饼、回头饼、炒饼焖饼油炸饼；大馒头、小馒头、门丁儿馒头、糖馒头；要吃面，有勾卤面、手擀面、挂



面、抻面、方便面；炒菜有，尖儿椒肉片、鱼香肉丝、鲜蘑海米……

陈士美：（馋得直咽口水）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菜谱儿就别、别报了。

秦香莲：光吃饭呀？也行。

陈士美：老板娘，幹……我是行路之人，囊中羞涩，只求老板娘您……大发慈悲之心，赏我一些残羹剩饭，我将不胜感激也！

〔王老耿暗上。〕

秦香莲：哟，没看出来，他都饿晕了头了还之乎者也呢。我说大哥，昨日剩饭都喂了猪狗，今日饭店还没有开火呢。

王老耿：是呀，眼下一点儿饭也没有，这不，我刚刚捅开炉灶。

陈士美：唉！可怜，可怜否，可怜也！（颤颤巍巍地欲走）

秦香莲：慢！可怜兮兮的，我还真见不得这。老伴儿，要么给他煮碗面条儿去？

王老耿：哎，就去，就去。（对陈士美）先生别急，马上就好。

陈士美：多谢多谢！一旦我得势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！

秦香莲：别穷摆划了，坐下等着吧，我先给你倒杯水喝暖和暖和。（为之倒水，王老耿下）

陈士美：（接水，点头哈腰地）哎哎！祝你们两口子，多福多寿多儿女也。

秦香莲：别扯了，我早就超了一个，一儿一女，没赶上计划生育的好政策。

陈士美：（边喝水）嗯，还是一个好哇！（细看秦香莲，自语）这妇人的长相，好像我妻秦香莲……（又摇头）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只不过相似而已。

〔王老耿端面条儿上。〕

王老耿：（喊叫）面条儿一碗——（放在陈士美面前）吃吧，管

饱！

陈士美：哎，哎。真乃大善之举也！（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面条儿。王老耿下）

秦香莲：（背唱）这人说话不俗，  
温文尔雅他读过书。

陈士美：（背唱）一口热面吞下肚，  
暖气烘烘好舒服。

秦香莲：（背唱）他为何沦落到这步，  
其中必然有原由。

陈士美：（背唱）这真是饿了吃糠甜如蜜，  
落魄的麒麟不如猪。

秦香莲：（背唱）他左瞧右看四下顾，  
一举一动地好眼熟……（仔细辨别）  
越看越像陈士美，  
我这心中阵阵犯嘀咕：  
陈士美早就被铡身首异处，  
怎能够还阳再复苏。

（试探性地）我说这位大哥，你从哪儿来，又到哪儿去呀？叫什么名字呀？

陈士美：唉，一言难尽呀！

（唱）我原是农村男子汉，  
大比之年中了状元，  
当上高干心就变，  
休了发妻秦香莲。  
老包铡我皇姑怨，  
买了个替身我命保全。  
二十年藏匿宫中被老包发现，  
贪污受贿被揭穿，

躲灾祸充百姓逃出宫院，

一落千丈我好辛酸。

如今皇姑又被人占，

我不人不狗进退难。

秦香莲：（唱）听此言气得我浑身抖颤，  
果然是恶人在眼前。  
我恨不得将他揪成两段，（进前欲打）  
慢慢慢，  
时过境迁何必自找烦。  
恶有恶报分早晚，  
今日得见他逃走难。  
我必须施巧计稳住这逃犯，  
再报告 110 不可迟延。

陈士美。

陈士美：有。

秦香莲：（唱）咎由自取你深陷，  
人生之旅路尚宽。  
今后你有啥打算？  
我给你当一个参谋官。

陈士美：（唱）如今我已后悔晚，  
只能忏悔在心间。  
我对不起地，对不起天，  
对不起冬哥、春妹、勤俭贤惠的秦香莲。  
但愿他们母子快活身体健，  
我死在九泉也心甘。  
我回家看看生我养我的老宅院，  
到坟头再给父母烧点儿纸钱。  
然后就四处流浪去讨饭，

是死是活任凭天。

(哭泣)香莲、冬哥、春妹,我对不起你们,我不是人呀!  
我该死! 我该死!(打自己嘴巴)

秦香莲: (唱) 陈士美哭得肝肠断,  
禁不住我阵阵也辛酸。  
虽然他自悔自恨又自惭,  
法网恢恢怎容宽。

陈士美。

陈士美: 有。

秦香莲: (唱) 我看你年纪还不太老,  
没着没落的好可怜,  
我这儿人手忙不闲,  
留你打工你干不干?  
挑挑泔水洗洗盆碗,  
管你吃住每月还给百元钱。

陈士美: (大喜)哎呀妙哉! 妙哉!

(唱) 这妇人心地好良善,  
绝处逢生我心喜欢。  
暂且栖身在小饭店,  
东山再起等来年。  
走上前来我施一礼……

老板娘,我愿意,我愿意。

你是菩萨转世我再生父母一般!(跪下)

秦香莲: 陈士美,快起来,快起来。你这是干啥?(对内喊)老伴儿! 老伴儿!

[王老耿上。

王老耿: 来了来了,老婆子,有何吩咐?

秦香莲: 咱不早想雇个小工儿吗?

王老耿： 是呀，就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

秦香莲： 我看这位老哥怪可怜的，咱就留下他在这儿干吧。

王老耿： 咳，你是经理，啥事儿不是你说了算，留下就留下呗。

秦香莲： 待他要好点儿，啥事儿多指点指点他。

王老耿： 哎。

秦香莲： 去，领他到厨间熟悉熟悉工作。

王老耿： 好，你放心吧，冬哥他妈。

陈士美： （一惊）冬哥他妈？（仔细打量秦香莲）

秦香莲： （厉声地对陈士美）还愣着啥？到厨房洗碗去！

陈士美： 遵命！

〔王老耿领陈士美下〕

秦香莲： （念） 世上恶善终有报，

    只在来晚与来迟。

快去报告“110”！（急下）

〔幕落。〕

## 醉 酒

(话剧小品)

人 物:

伍连月——男,30岁。

店老板——男,40岁,饭店老板。

连月妻——29岁。

时 间: 也许是昨天。

地 点: 饭店内。

[幕启。场上一桌一椅,桌上有暖瓶,茶杯;桌下躺着伍连月,他只露出双脚。

[店老板在虚拟送吃完饭的客人们。

店老板: 欢迎各位先生、女士再次光临……各位走好,走好……再见!再见!

[顾客都走了,店老板坐在椅子上长出一口气。

店老板: 哎呀,可累死我了。这一天,客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,酒摆了一桌儿又一桌儿,累得我腰疼腿酸不像对虾赛罗锅儿。当然了,人民币也赚了一擦儿又一擦儿,要不谁当这三孙子?(看表)哟,时间不早了,客也走了,喝口水洗把脸也该炕上一倒了。(他到桌前倒水,一

下踩着桌下人的脚，吓得“妈呀”一声跳了老高，定睛一看，发现那两只脚）哎？怎么桌子下还有一位？（他放下水杯，拽住两只脚往外抻，醉汉伍连月被抻了出来）

店老板：喂，先生，你该走了。

伍连月：……（爬起来晃晃悠悠欲走的样子，可走到椅子旁边却一下靠坐椅子上打起了呼噜）

店老板：（拍着伍连月的脸）先生！先生！你醒醒，快走吧啊？

伍连月：（突然大叫）你给我走！

店老板：（吓了一跳）怎么，他叫我走，真是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，啥人儿（仁）都有。

伍连月：（含糊不清地）走……走……

店老板：（摇着伍连月）我说先生，天黑了，你快回家吧，要不你媳妇会惦记你的！

伍连月：（醉意朦胧地）这儿……就是我的家，你不是爱……爱上那个大……大款了吗？你走吧，没有你……我活得更潇洒自在。你走！（搯店老板一把）

店老板：（险些跌倒）这……我招谁惹谁了？嗯，我明白了，准是两口子闹了口角出来喝酒解闷儿，结果喝醉了，愁上加愁。我呀，别看开着饭店，这酒可是滴酒不沾。说实在的，多喝酒没啥好处，糟贱身板儿不算，误事儿，出丑。别听有人说喝酒延年益寿啦，舒筋活血呀，广交朋友啦，名士风流呀……全他妈推销酒的广告。还是古人说得好——气是下山的猛虎，财是惹祸的根苗，酒是穿肠的毒药，色是刮骨的钢刀。（转向伍连月）喂，先生，醒醒吧，你喝醉了！

伍连月：（乜斜着眼）谁……谁喝醉了？早着呢。喝醉了什么样儿，你……你知道不？

店老板：不知道，我不喝酒。

伍连月：不……不喝酒你瞎扯个啥？（颤颤巍巍地指着桌上的暖瓶）我告诉你，你桌子上有……有两个暖瓶，喝醉了看着就是四……四个。

店老板：先生，那是一个暖瓶，不是四个。

伍连月：瞎……瞎说！（他走到桌前拿起那个暖瓶，找另一个）哎，明明是两个，怎么剩一……一个了，那个暖瓶哪儿……哪儿去了？

店老板：（急忙上前夺过暖瓶）算了，算了，别找了，别把这个给我摔了！

伍连月：摔……摔不了，我清醒着呢。

店老板：还清醒呢，一站起来就板不倒儿坐大车——没个稳当劲儿……哎，先生，你贵姓？叫啥名字？

伍连月：免贵姓伍，叫伍连月。

店老板：呃，原来你叫五粮液呀，怨不得这么能喝酒哇！

伍连月：你……你走你的吧，我睡我的觉。（说着又仄楞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）

店老板：得，狗皮膏药，还贴上了。这……这……这，（想了少时）喝这么醉怪可怜的，我给你盖上点儿，再睡会儿。（说着解下围裙把伍连月的头蒙上）这老兄喝醉酒还算对得起人，不要疯，不闹事儿。如今喝醉了的表现奇形怪状：有的喝醉了哭，有的喝醉了笑；有的喝醉了说，有的喝醉了闹；有的喝醉了唱，有的喝醉了跳；有的喝醉了睡大觉，八级地震也不知道。这先生是最后这种类型儿。

伍连月：（梦中唱）九月酒酿好酒好酒出在我的手——好酒！

店老板：得，说着说着就升级了，他还架不住表扬。

伍连月：……好……酒……



店老板：（无奈地）今儿个我算遇到贵人了。

〔连月妻晃晃悠悠上。〕

连月妻：（醉熏熏地唱）找呀找呀找呀找，找到一个好朋友……  
（她来到饭店前，推门而进。）

连月妻：（唱）来来来来来……

店老板：（一惊）你来……来什么？

连月妻：来二两！

店老板：天哪，今儿是怎么啦？又来一位女酒仙儿。

连月妻：来……来……

店老板：我说这位小姐，不，是女士。这么晚了，我关门儿休息了，你回家吧。

连月妻：回家？

店老板：啊。

连月妻：回家，回家，我哪儿有家？（唱）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大温暖的家……老板，告诉我，哪儿是我……我的家？

店老板：我哪儿知道你家在哪儿？

连月妻：我告诉你，我没……没有家，哪儿都是我的家。我不是我，我已不……不存在了！（向店老板身上靠）

店老板：（惊慌躲避）哎……别价、别价！天哪，说的话云遮雾罩地叫人发痒，这人神经不正常，八成叫黄鼠狼给迷上了。（对连月妻）我说大妹子，你快走吧！

连月妻：走？哪里走？这儿就是我的家，今儿个就住这儿了。

店老板：（惊慌地）哎呀千万别，千万别，你是女的，不方便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快走，现在正扫黄打黑……

连月妻：你走，我住这儿！

店老板：怎么跟那五粮液一个症候儿？

连月妻：（想找个地儿睡觉，发现椅子上有人，还传出鼾声）哎，这位是谁？是你夫人吧？我跟你夫人一块睡得着。